舊唐書/卷1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韓滉　張延賞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三十
列傳第八十　王璵　李泌　崔造　關播

► 李勉　李皋　子像古　道古

王璵子:繁　附:李國禎　李泌子:繁　附:顧況　崔造　關播附:李元平

王璵

王璵，少習禮學，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。開元末，玄宗方尊道術，靡神不宗。璵抗疏引古今祀典，請置春壇，祀青帝於國東郊，玄宗甚然之，因遷太常博士、侍御史，充祠祭使。璵專以祀事希幸，每行祠禱，或焚紙錢，禱祈福祐，近於巫覡，由是過承恩遇。肅宗即位，累遷太常卿，以祠禱每多賜賚。乾元三年七月，兼蒲州刺史，充蒲、同、絳等州節度使。中書令崔圓罷相，乃以璵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人物時望，素不爲眾所稱，及當樞務，聲問頓減。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，請上躬行祀事。肅宗嘗不豫，太卜云：「崇在山川。」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，祈祭名山大川。巫皆盛服乘傳而行，上令中使監之，因緣爲姦，所至干托長吏，以邀賂遺。一巫盛年而美，以惡少年數十自隨，尤爲蠹弊，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。刺史左震晨至，驛門扃鐍，不可啟，震破鎖而入，曳女巫階下斬之，所從惡少年皆斃。閱其贓賂數十萬，震籍以上聞，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，其中使發遣歸京，肅宗不能詰。肅宗親謁九宮神，慇勤於祠禱，皆璵所啟也。歲餘，罷知政事，爲刑部尚書。上元二年，兼揚州長史、御史大夫。兗淮南節度使。肅宗南郊禮畢，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、越州刺史，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，本官兼御史大夫，祠祭使如故。入爲太子少保，轉少師。大曆三年六月卒。

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，時以左道進者，往往有之。廣德二年八月，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，因奏皇室仙系，宜修崇靈跡。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、大地婆父、三皇、道君、太古天皇、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，並置掃灑宮戶一百戶。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，並許之。時歲饑荒，人甚不安，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曰：

臣聞國以人爲本，害其本則非國；神以人爲主，虐其主則非神。故昔之聖王，所以極陳理道，明著祀典，將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，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。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，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，然後神人以和，而國家可保也。一昨蟲賊作孽，水旱爲災，雖王畿皆遍，而臣縣最苦。此則神之不能御大災明矣，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！用以殘弊之餘，當凶荒之歲，丁壯素出家入仕，羸老方飛芻輓粟，令但供億王事，已不堪命，更奔走鬼道，何以聊生？

臣又聞天地之神，尊之極者，掃地可祭，精意可饗。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，崇俗巫之說，走南畝之客，殺東鄰之牛，而後冀非妄之福。陛下雖欲爲人祈福，福未至而人已困矣！其不可一也。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，至德之後，曷不卑宮室，惡飲食，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！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，竭人疲睏之力，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？此又不可二也。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，尚無一月三祭之禮；今此獨爲，則宗廟之靈，將等以親疏，校以厚薄，陛下又何以言哉？此又不可三也。又大地婆父，祀典無文，言甚不經，義無可取。若陛下待與大地建祖宗之廟，必上天貽向背之責，陛下又何以爲詞哉？此又不可四也。夫湫者，龍之所居也。龍得水則神，無水則螻蟻之匹也。故知水存則龍在，水竭則龍亡，此愚智之所同知矣。今湫竭已久，龍安所存？陛下又崇飾祠宇，豐潔薦奠，爲去龍之穴，破生人之產，人且怨矣，神何歆哉！此又不可五也。其道君、三皇、五帝，則兩京及所都之處，皆建宮觀祠廟，時設齋醮饗祀，國有彝典，官有常禮，蓋無闕失，何勞神役靈？此又不可六也。臣稽先王之典禮，觀前聖之軌躅，休咎豐凶，災祥禍福，必主帝王五事，不在山川百神。此又不可七也。

臣伏察此弊，頗知其由。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眾則得人，興工則獲利，祭祀則受胙，主執則弄權。是以鼓動禁中，熒惑天聽，踰越險阻，負荷粢盛，以日系年，無時而息。曾不謂神功力，空止竭人膏血，以使人神胥怨，災孽並生。罔上害人，左道亂政，原情定罪，非殺而何！

臣昨受命之時，親承聖旨，務存安緝，許逐權宜。誠願沉鄴縣之巫，安流弊之俗，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、丹青之役、三六之祭、灑掃之戶，謹明宣旨，並以權宜停訖。人吏百

姓等，知陛下以從善爲心，嫉惡爲務，蠲除不急，劃革煩苛，皆喧呼於庭，扑躍於路，所徵糧糗，無不樂輸。臣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，狡蠹成性，臣雖忘身許國，不懼讒構，終恐賄及豪右，復爲奸惡。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，如獲贓狀，伏望許臣徵收，便充當縣郵館本用。其湫既竭，不可更置祠堂，又不當爲大地建立祖廟，臣並請停。其三皇、道君、天皇、伏羲、女媧等，既先各有宮廟，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。

上從之。

李泌

李泌，字長源，其先遼東襄平人，西魏太保、八柱國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孫。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。少聰敏，博涉經史，精究《易象》，善屬文，尤工於詩，以王佐自負。張九齡、韋虛心、張廷珪皆器重之。泌操尚不羈，恥隨常格仕進。天寶中，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，玄宗召見，令侍詔翰林，仍東宮供奉。楊國忠忌其才辯，奏泌嘗爲《感遇詩》，諷刺時政，詔於蘄春郡安置，乃潛遁名山，以習隱自適。天寶末，祿山構難，肅宗北巡，至靈武即位，遣使訪召。會泌自嵩、潁間冒難奔赴行在，至彭原郡謁見，陳古今成敗之機，甚稱旨，延致臥內，動皆顧問。泌稱山人，固辭官秩，特以散官寵之，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，俾掌樞務。至於四言文狀、將相遷除，皆與泌參議，權逾宰相，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。肅宗每謂曰：「卿當上皇天寶中，爲朕師友，下判廣平行軍，朕父子三人，資卿道義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尋爲中書令崔圓、幸臣李輔國害其能，將有不利於泌。泌懼，乞游衡山，優詔許之，給以三品祿俸，遂隱衡岳，絕粒棲神。

數年，代宗即位，召爲翰林學士，頗承恩遇。及元載輔政，惡其異己，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游奏求參佐，稱泌有才，拜檢校秘書少監，充江南西道判官，幸其出也。尋改爲檢校郎中，依前判官。元載誅，乃馳傳入謁，上見悅之。又爲宰相常袞所忌，出爲楚州刺史。及謝恩，具陳戀闕，上素重之，留京數月。會澧州刺史闕，袞盛陳泌理行，以荊南凋瘵，遂輟泌理之。詔曰：「荊南都會，粵在澧陽，俾人歸厚，惟賢是牧。以泌文可以代成風俗，政可以全活惸嫠。爰命頒條，期乎共理，地薄淮陽之守，勉思渤海之功。可檢校御史中丞，充澧朗硤團練使。」重其禮而遣之。無幾，改杭州刺史，以理稱。

興元初，征赴行在，遷左散騎常侍。貞元元年，除陝州長史，充陝、虢都防禦觀察使。二年六月，泌奏：「虢州盧氏山冶，近出瑟瑟，請充獻，禁人開採。」詔曰：「瑟瑟之寶，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，實爲靈貺。朕不飾器玩，不尚珍奇，常思返朴之風，用明躬

儉之節。其出瑟瑟之處，任百姓求采，不宜禁止。」就加泌檢校禮部尚書。時陳、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，至州境，泌潛師險隘，左右攻擊，盡誅之。尋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賢崇文館學士、修國史。初，張延賞大減官員，人情咨怨，泌請復之，以從人欲，因是奏罷兼試額內佔闕等官，加百官俸料，隨閒劇加置手力課，上從之，人人以爲便。而竇參旁奏，遂改易，使同品之內，月俸多少累等。泌又奏請罷拾遺、補闕，上雖不從，亦不授人，故諫司惟韓皋、歸登而已。泌仍命收其署飡錢，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，故時戲云：「韓諫議雖分左右，歸拾遺莫辨存亡。」如是者三年。至貞元五年，以前東都防禦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內供奉韋綬爲左補闕，監察御史梁肅右補闕。既復置，人心忻然。順宗在春宮，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外人，上疑其有他，連坐貶黜者數人，皇儲亦危。泌百端奏説，上意方解。

泌頗有讜直之風，而談神仙詭道，或云嘗與赤松子、王喬、安期、羨門游處，故爲代所輕，雖詭道求容，不爲時君所重。德宗初即位，尤惡巫祝怪誕之士。初，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説，用妖人王璵爲宰相，或命巫媼乘驛行郡縣以爲厭勝。凡有所興造功役，動牽禁忌。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，嘗內集眾工，編刺珠繡爲御衣，既成而焚之，以爲禳禬，且無虛月。德宗在東宮，頗知其事，即位之後，罷集僧於內道場，除巫祝之祀。有司言宣政內廊壞，請修繕。而太卜云：「孟冬爲魁岡，不利穿築，請卜他月。」帝曰：「《春秋》之義，啟塞從時，何魁岡之有？」卒命修之。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，上號送於承天門，見輼輬不當道，稍指午未間。問其故，有司對曰：「陛下本命在午，故不敢當道。」上號泣曰：「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。」卒命直午而行。及建中末，寇戎內梗，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説，上稍以時日禁忌爲意，而雅聞泌長於鬼道，故自外征還，以至大用，時論不以爲愜。及在相位，隨時俯仰，無足可稱。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，動爲朝士戲侮，頗貽譏誚。年六十八薨，贈太子太傅，賻禮有加。泌放曠敏辯，好大言，自出入中禁，累爲權幸忌嫉恆由智免；終以言論縱橫，上悟聖主，以躋相位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泌子 繁

子繁，少聰警，有才名，無行義。泌爲相，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爲諫議大夫。城道直，既遇知己，深德之。及泌歿，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，德宗信任，竊弄威權，舉朝側目。城中正之士，尤忿嫉之。一日盡疏其過惡，欲密論奏，以繁故人子，爲可親信，遂示其疏草，兼請繁繕寫。繁既寫，悉能記之，其夕乃徑詣延齡，具述其事。延齡聞之，即時請對，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，一一先自解。及城疏入，德宗以爲妄，不之省。泌與右補闕、翰林學士梁肅友善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。繁亦自有學術，肅待之甚厚，

因許師事，日熟其門。及肅卒，繁亂其配，士君子無不嘆駭，積年委棄。後起爲太常博士，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，除河南府士曹掾。以其警悟異常，泌之故人爲宰相，左右援拯，後得累居郡守，而力學不倦。罷隨州刺史，歸京師，久不承恩。

韋處厚入相，厚待之。寶歷二年六月，敬宗降誕日，御三殿，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、太常少卿陸旦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。九月，除大理少卿，復加弘文館學士。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，宰臣不得已，出爲亳州刺史。州境嘗有群賊，剽人廬舍，劫取貨財，累政擒捕不獲。繁潛設機謀，悉知賊之巢穴，出兵盡加誅斬。時議責繁以不先啟聞廉使，涉於擅興之罪，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。元輿素與繁有隙，復以初官，銳於生事，乃盡反其獄辭，以爲繁濫殺無辜，狀奏，敕於京兆府賜死，時人冤之。其後元輿被禍，人以爲有報應焉。

初，泌流放江南，與柳渾、顧況爲人外之交，吟詠自適。而渾先達，故泌復得入官於朝。

附 顧況

顧況者，蘇州人。能爲歌詩，性詼諧，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，必戲侮之，然以嘲誚能文，人多狎之。柳渾輔政，以校書郎徵。復遇李泌繼入，自謂己知秉樞要。當得達官，久之方遷著作郎。況心不樂，求歸於吳。而班列群官，咸有侮玩之目，皆惡嫉之。及泌卒，不哭，而有調笑之言，爲憲司所劾，貶饒州司戶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其《贈柳宜城》辭句，率多戲劇，文體皆此類也。

況子 非熊

子非熊，登進士第，累佐使府，亦有詩名於時。

崔造

崔造，字玄宰，博陵安平人。少涉學，永泰中，與韓會、盧東美、張正則爲友，皆僑居上元，好談經濟之略，嘗以王佐自許，時人號爲「四夔」。浙西觀察使李棲筠引爲賓僚，累至左司員外郎。與劉晏善，及晏遭楊炎、庾准誣奏伏誅，造累貶信州長史。

朱泚之逆，造爲建州刺史，聞難作，馳檄鄰州，請齊舉義兵，遂調發所部，得二千人，

德宗聞而嘉之。及收京師，詔征造至藍田，以舅源休明逆伏誅，上疏請罪，不敢即赴闕。上以爲知禮，優詔慰勉，拜吏部郎中、給事中。貞元二年正月，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，同平章事。時京畿兵亂之後，仍歲蝗旱，府無儲積。德宗以造敢言，爲能立事，故不次登用。

造久從事江外，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，乃奏天下兩稅錢物，委本道觀察使、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；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、巡院、江淮轉運使等並停；其度支、鹽鐵，委尚書省本司判；其尚書省六職，令宰臣分判。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、榷酒等事；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；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；宰臣李勉判刑部；宰臣劉滋判吏部、禮部；造判戶部、工部。又以歲飢，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，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，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；其淮南濠壽旨米、洪潭屯米，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。諸道有鹽鐵處，依舊置巡院勾當；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、巡院般運在路錢物，委度支依前勾當，其未離本道者，分付觀察使發遣，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。造與元琇素厚，罷使之後，以鹽鐵之任委之。而韓滉方司轉運，朝廷仰給其漕發。滉以司務久行，不可遽改。德宗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，余如造所條奏。元琇以滉性剛難制，乃復奏江淮轉運，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，請滉主之；揚子已北，琇主之。滉聞之怒，掎摭琇鹽鐵司事論奏。德宗不獲已，罷琇判使，轉尚書右丞。其年秋初，江淮漕米大至京師，德宗嘉其功，以滉專領度支、諸道鹽鐵轉運等使，造所條奏皆改。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，然凶荒之歲，難爲集事，乃罷造知政事，守太子右庶子，貶琇雷州司戶。造初奏太銳，及琇改官，憂懼成疾，數月不能視事。明年九月卒，年五十一。

關播

關播，字務元，衛州汲人也。天寶末，舉進士。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，闢爲從事，累授衛佐評事，遷右補闕。善言物理，尤精釋氏之學。大曆中，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，深遇之。元載惡其交往，出爲河南府兵曹，攝職數縣，皆有政能。陳少游領浙東、淮南，又闢爲判官，歷檢校金部員外，攝滁州刺史。李靈曜阻兵，跋扈於梁汴。少游自總兵鎮淮上，所在盜賊峰起。播調閱州兵，令其守備。又爲政清淨簡惠，既無盜賊，人甚安之。楊綰、常袞知政事，薦播爲都官員外郎。

德宗登極，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，聚眾爲盜，令播往宣撫之。臨行，召對於別殿，上問政理之要，播奏云：「爲政之本，需求有道賢人，乃可得理。」上謂播云：「朕下詔

求賢良，當躬新閱試，亦遣使臣黜陟，廣加搜訪聞薦，擢其能者用之，冀以傅理。」播奏曰：「下詔求賢黜陟舉薦，唯得求名詞之士，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？」上悅其言，謂播曰：「卿且使去，回日當與卿論政事。」播又奏曰：「臣今奏詔招撫，國良不受命，臣請便宣恩命，語鄰境速出兵翦除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深合朕意。」使回，改兵部員外，遷河中少尹。

建中初，張鎰爲河中少尹。鎰尋入相，二年七月，遷播給事中。舊例，諸司甲庫，皆是胥吏掌知，爲弊頗久，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，至今稱當。轉刑部侍郎、奉迎皇太后副使。盧杞以播柔緩，冀其易制，驟稱薦之。尋遷吏部侍郎，轉刑部尚書、知刪定。奏上元中，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，如文宣王廟之儀。播以「太公古稱大賢，今其下稱亞聖，於義不安。又孔子十哲，皆是當時弟子，今所擇名將，年代不同，於義既乖，於事又失。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。」從之。

建中三年十月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、修國史。時政事決在盧杞，播但斂衽取容而已。乏於知人之鑑，好大言虛誕者，播必悅而親信之。有李元平、陶公達、張慆、劉承誡，皆言談詭妄，誇大可立功名，亦有微材薄藝。播累奏雲元平等皆可將相也，請閱試用之，上以爲然，以元平爲補闕。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，上以汝州要鎮，令選擇刺史。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，尋加檢校吏部郎中、汝州別駕，知州事。元平至州旬日，爲希烈所擒，汝州陷賊，中外哂之。由是公達等未克任用。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，既而杞、白志貞等並貶黜，播尚知政事，中外囂然，以爲不可，遂罷相，改刑部尚書。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：「宰相不能謀猷翊贊，以至今日，而尚爲尚書，可痛心也！」

貞元四年，回紇請和親，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，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、兼御史大夫，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，奉使往來，皆清儉謹慎，蕃人悅之。使回，遷兵部尚書，固辭疾，請罷官，改太子少師致仕。播致仕之後，減去僮僕車騎，閉關守靜，不縈外事，士君子重之。貞元十三年正月卒，時年七十九，廢朝一日，贈太子太保。

附 李元平

李元平者，宗室子。始爲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，試大理評事。性疏傲，敢大言，好論兵，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，以是人多銜怒。關播奇重之，許以將帥。時希烈反叛，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，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，播乃盛稱元平，特召見，超左補闕，不數日，

擢爲檢校吏部郎中，兼汝州別駕，知州事。既至部，募工徒繕理郛郭，希烈乃使勇士應募，執役板築，凡入數百人，元平不之覺。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，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，縛元平馳去。既見希烈，遺下污地。希烈見其無須眇小，戲謂克誠曰：「使汝取李元平，何得將元平兒來？」因嫚罵曰：「盲宰相使汝當我，何待我淺耶！」僞署爲御史中丞。播聞元平得用，仍欺於人曰：「李生功業濟矣。」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。居無何，希烈用爲宰相，或告其有二者，乃斷一指以自誓。希烈既死，或有人言在賊中微有謀慮，貸死流於珍州。會赦得歸剡中，浙東觀察使皇甫政表聞其到，以發上怒，復流賀州而死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蒸嘗祢祀，前王制以奉先；怪力亂神，宣聖鄙而不語。凡雲左道，固有舊章。璵假於鬼神，乃至將相，既處代天之位，爰滋亂政之源。國禎妖人疑眾，妄恢其祀典；梁鎮正士抗疏，方悟其上心。泌見可進而知難退，足爲高率智辯之士；居相位而談鬼神，乃見狂妄浮薄之蹤。《王制》云：「執左道以亂政，殺。」寧無畏乎！繁之醜行，棄於當時，竟陷非辜，諒由素履。造爲臣得禮，蒞事非能；播居位取容，舉人敗事。皆非國器，咸歷台司，失人者亡，國其危矣。

贊

贊曰：璵、泌、造、播，俱非相材。國禎左道，梁生直哉！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